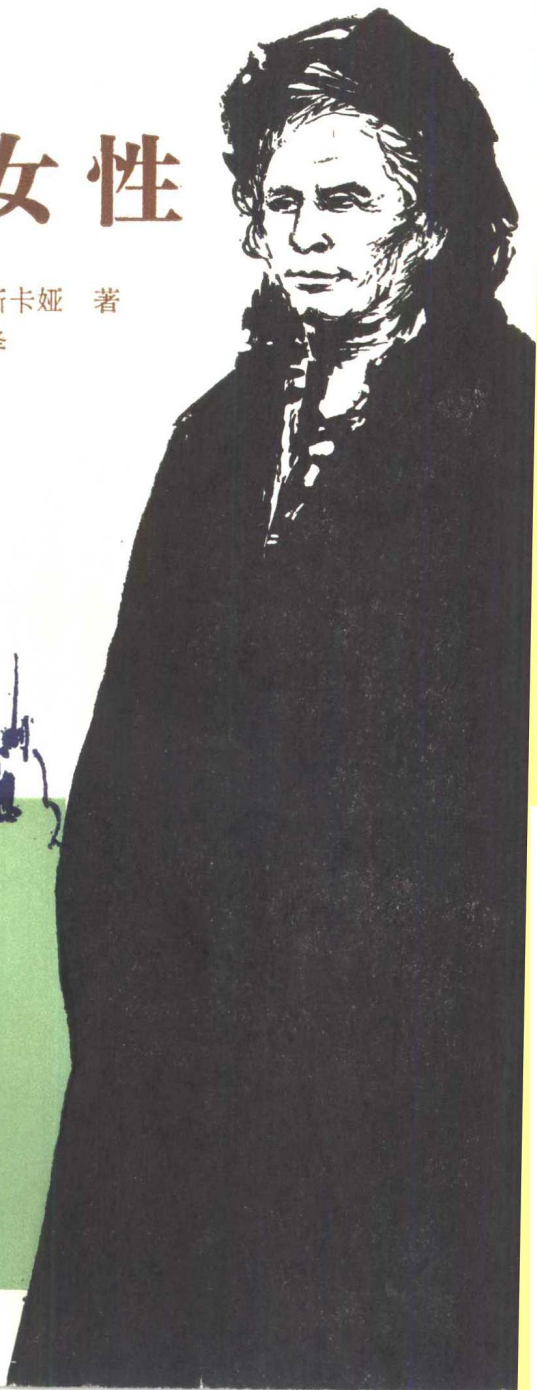


杰出的女性

〔苏〕卓娅·沃斯克列先斯卡娅 著

杨宗建 张俊山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杰出的女性

[苏]卓娅·沃斯克列先斯卡娅 著
杨宗建 张俊生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杰出的女性

〔苏〕卓娅·沃斯克列先斯卡娅 著

杨宗建 张俊山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8.875印张 插页2 192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9,000册

书号：10113·475 定价：1.65元

ISBN 7—219—00373—0

I·90

作 者 的 话

妈妈！

世界上最美好的词是“妈妈”。

“妈妈”是每个人学说的第一个词。这个词在各民族的语言中听起来都同样温柔。

妈妈的双手对孩子无比体贴和爱抚，能为孩子做一切事情。对于孩子，妈妈有一颗永远忠实而真挚的心，这颗心任何时候也不会减弱对子女的厚爱和深情。

不管你是五岁或者五十岁，你永远需要母亲，需要她的爱抚和温柔的眼光。你愈热爱母亲，你的生活就愈充满欢乐和幸福。

“妈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小时候总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母亲。

“亲爱的妈妈！”无论在监狱中，在流放地或是流亡国外时，他给母亲的信中也还是这样称呼。

“爱护我们的妈妈，不要让她感到孤独，”他经常这样提醒兄弟姐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杨诺娃活到了八十一岁的高龄。

她没有参加过革命组织，也没有进过沙皇的监狱或遭过流放。但是，她却把子女们教育成了革命家，并且跟着他们干革命，成了他们忠实的同志。在她的晚年，她完全可以无愧地说：我为自己的孩子们感到自豪！

子女们以热烈的爱和极大的关心报答乌里杨诺娃的养育之恩。

在列宁格勒的沃尔科沃墓地，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墓前经常陈放着鲜花。这是人们为了表示对这位杰出俄国妇女的重大功绩的感激和敬仰而献上的，因为是她把天才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献给了全世界。

目 录

作者的话	(1)
在旧韦涅茨	(1)
新 居	(8)
秘 密	(15)
冬天的夜晚	(21)
卡尔佩	(31)
旧圈椅	(39)
毛线的一端	(43)
最高分数	(46)
作 文	(52)
爸爸的樱桃树	(62)
上 路	(68)
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76)
信	(90)
法 庭	(97)
暗 夜	(103)
房子卖了	(109)
日 食	(115)

奥莉娅.....	(127)
永 远.....	(137)
优秀的书籍.....	(147)
全体人民的事业.....	(153)
黄箱子.....	(164)
“极重要”	(170)
流 放.....	(180)
五百卢布.....	(192)
囚室里的花.....	(196)
篝 火.....	(200)
巧妙的小桌.....	(220)
到妈妈那里休假.....	(235)
珍贵物品.....	(245)
报 告.....	(254)
月光曲.....	(263)
“打倒战争!”	(271)
译后记.....	(276)

在旧韦涅茨①

伏尔加河流向南方，斯维亚加河流向北方，傍着气势磅礴的伏尔加河，斯维亚加河坚定不移地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在四百俄里的流程中，它汇合了许多支流，执拗地向前奔流，寻找遥远的大海。在喀山附近，伏尔加河挡住了它的去路，迫使它就范。斯维亚加河只得乖乖地流入伏尔加河，又折回头来，向南流去。

辛比尔斯克市就座落在伏尔加河与斯维亚加河汇合的地方。

旧韦涅茨就在这段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上。镇上斯特雷勒茨街的尽头，有一座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所有的窗户都雕刻着美丽的图案，从这里可以眺望伏尔加河。

国民学校督学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杨诺夫的一家住在二层楼上。十一岁的长女阿尼娅是妈妈的主要帮手，在家里她要经常摆放餐桌，洗刷碗碟，照看一岁的小弟弟米佳。萨沙是个九岁的男孩子，但长得身材高大，强壮有力，

① 苏联辛比尔斯克市（现称乌里杨诺夫斯克）的一个地方。

——译者注

已经能够打水、劈柴。这样，照顾年幼的弟妹沃洛佳^①和奥莉娅的任务就落在他们身上。沃洛佳和奥莉娅性格活泼好动，一刻也不安静，走路总是颠颠簸簸地小跑。照看他们真够麻烦，尤其是小沃洛佳，简直能把人的眼睛累得疲惫不堪。

妈妈最害怕沃洛佳溜到街上。有一天就险些闹出大祸。那是阿尼娅和萨沙都去学校的时候，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往院子里一瞧，忽然发现沃洛佳不在那儿，就急忙跑到大门口寻找。这下可把她吓昏了。原来小家伙正坐在马路中央玩石子，而恰在这时，一匹受惊的马正飞奔而来，它那一对充血的眼睛还不时地往路旁斜视着。沃洛佳还来不及叫喊，惊马已带着一股热风从他头顶掠过。惊马跑走了，妈妈扑上去，发现沃洛佳侥倖没有被马蹄踩伤。她紧紧地抱住沃洛佳又是哭又是笑。从此以后，妈妈只要不见沃洛佳，就惊慌不安起来，怕他又是跑到马路上去了。但院子实在太小，灰尘又多，周围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槐树，除了那架秋千，这里几乎没有使孩子感兴趣的东西。

中学开学后，阿尼娅和萨沙常常在屋里复习功课，这时，沃洛佳和奥莉娅就在院子里荡秋千。沃洛佳总想把秋千荡得高高的，越过围墙看到伏尔加河清澈的流水。

沃洛佳的小脸蛋通红，几粒雀斑星散在鼻尖，前额覆盖着漂亮的鬈发。奥莲卡^②的发辫披散着，一个绸结花朵一般缚在上面，在她荡秋千时，绸结在尘土中变成了淡蓝色。

“我看见了伏尔加河！”沃洛佳叫喊起来，“我看到河

① 沃洛佳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小名。——译者注

② 即奥莉娅。小名。——译者注

的中央了！”

他跳下来，用力推动秋千踏板的一端，站在秋千另一端
的奥莉娅终于荡高了。她又惊又喜，禁不住尖声叫起来，同
时却扭过脸去，也想从远处看一看伏尔加河。

妈妈走到门廊上，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让他们并排坐在
树荫下的台阶上，休息一会，乘乘凉。她打开一本小人书，
给孩子们讲书里的故事。小兄妹乖乖地坐着，一会儿看看书
里的图画，一会儿看看妈妈的脸。当妈妈读到可怕的情节
时，他们就用膝盖夹住小手，吓得浑身瑟索。当读到有趣的
情节时，他们又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让我们玩字母游戏吧，”沃洛佳要求道。

妈妈从盒子里拿出硬板纸剪成的字母：

“这是‘M’，这是‘A’。我们把两个字母排列在一
起，就拼成了‘MA’。再重复一遍就是‘MAMA’^①。”

“你们看，我猜对了字母！”奥莉娅敏捷地用字母排成
一个词。

“奥柳什卡^②，你学习还嫌早，”妈妈温柔地说，“沃
洛久什卡^③长大了，他已经五岁。”

但是，奥莉娅喜欢模仿哥哥，哥哥做什么，她也就做什
么。

于是，他俩找字母，摆出“妈妈”这个迷人的词。

“再给我们看看别的字母吧，”沃洛佳催促说。

但是，妈妈却让他俩改玩积木，因为今天学一个词已经

① 即“妈妈”。——译者注

② 即奥莉娅，昵称。——译者注

③ 即沃洛佳，昵称。——译者注

够了。

他们有了重大的发现。现在，“妈妈”这个词可以用槐荚摆出，也可以用小棍在沙土上画出来。奥莉娅还常常用积木摆这个词。沃洛佳则在门廊旁边拾起一小块煤，认真思考着把这个词写在什么地方，好让大家都能看见。

他走到便门跟前，用胳膊轻轻一推。“吱呀”一声，门便开了。沃洛佳发现这是个又可怕又有趣的地方。因为左边隔着石墙便是监狱。那里经常有什么东西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和铿锵声，还常常听到粗暴的呵叱声和悲哀的歌声。这有些吓人。

但有趣的是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辽阔的伏尔加河，阳光照耀着，波光粼粼，闪烁不定。渔船就象向日葵籽一样布满河面。乳白色的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哗哗地喷着粗气，在水面激起层层泡沫。

沃洛佳跑过广场。那里有一条羊肠小道，环绕着峭壁，象弯曲的纽带一样蜿蜒向下。沃洛佳踮起脚跟，用煤块在石壁上工工整整地画上“妈妈”两个大字。

沃洛佳想，现在，大概在对岸也能看见这个词。最好走下去，从下面往上看一看。喏，不过只有几步路……

这时，几个小男孩背着钓鱼竿，正从上面往下面跑去，他们脚下趟起了阵阵尘土。沃洛佳想同他们一起下去。他不会跳到河里去，因为这是妈妈和爸爸严厉地禁止的。但是，要是从下面望着峭壁上“妈妈”这个词总是可以的吧！而且，从近处看到轮船也一定很有趣！还能自由自在地往河里投掷小石子，让它在水上滑动，打出一个个闪闪发亮的小圆圈，最后又一一消融在最大的圆圈里。要是把脚放在河边的水里呢，那么流水就会把鞋冲洗得干干净净，就象擦过一样

明亮……

瞧，伏尔加河在遥远的另一端同天空联在一起了。靠岸的河水很深，大概爸爸站在河里伸手也露不出水面吧。

沃洛佳两手支着双膝，俯身注视着自己映在河里的倒影。每当鱼儿游过或是驶过的小船激起了波浪，自己的影子就变幻不定，脸上呈现着种种怪模样，眼睛和耳朵也跳动起来，然后扩散开去，不成样子，叫人看着可笑极了！

夕阳西下，晚霞映照着伏尔加河。一束光线投射在沃洛佳脚下，他想把这束光线捧在手里，可是，突然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困难的呼吸声。是谁呢？呼吸这么沉重？是河流吗？不是，因为声音是从后面传来的。他回头一看，立刻愣住了。那是纤夫沿着河岸艰难地移动着。他们向前伸着长满胡子的下巴，双手扒开空气，穿着草鞋的两脚深深地埋入沙土里。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艰难？沃洛佳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都套着纤索，就象男孩子做扮马游戏那样，肩背上套勒着绳索。但这是些大人呀，他们哪有工夫玩这种游戏呢！啊，那是些沾满油污的肮脏的绳索，套在每一个人背上，然后又连在同一根粗大的缆索上。

沃洛佳看看缆索，发现它牵着装满蒲袋的大驳船。船上还有一个装着窗户的小房子，房顶的烟囱正飘出袅袅的青烟。

一个纤夫正从沃洛佳的面前艰难地走过。只见他舔着干燥的双唇，喉咙里发出重浊而嘶哑的喘气声。他的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前方，但又象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他差点儿碰着沃洛佳。

纤夫吃力地挪动着双腿，驳船迟缓地逆流行进。

沃洛佳深深叹了口气，下意识地吧衬衫敞开，好象他也在用力拉着纤索，绳套正紧紧勒压着他的胸膛似的。正在这时，不知是谁的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举到空中。

“你就不害臊！”沃洛佳听到萨沙的声音，“妈妈正在着急，我们在到处找你。”

萨沙背起弟弟，开始往岸上攀登。

“我自己走，”沃洛佳反抗着从萨沙背上挣脱下来。

兄弟俩手拉着手，沿着陡峭的河岸攀登了很久。

沃洛佳回头张望着。

伏尔加河上空飘动着五彩绚丽的云朵，那金黄的、桔红的、淡紫的色彩倒映在河水里，就象映在镜子里似的反射出来。这里已经看不见纤夫了。

在沃洛佳写上“妈妈”的石壁旁边出现了一个人影。

“妈——妈——！找——到——了！”萨沙喊叫着。

沃洛佳顿时羞愧起来，因为他是“被找到的”，而不是自己回家的。

“沃洛佳！你怎么这样淘气？”妈妈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妈妈叫“沃洛佳”，而不叫“沃洛久什卡”，这就很清楚，妈妈生气了。

沃洛佳低着头，走在妈妈旁边，一声不响。

夜幕笼罩着广场。监狱的小窗口透出幽幽的灯光。沃洛佳觉得，这座监狱就象驳船那么大，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茶炊在桌上喧响。沃洛佳坐在奥莉娅和萨沙之间，一个劲儿地吹热茶。他很希望妈妈叫自己一声“沃洛久什卡”。

同时，他还忍不住向萨沙询问关于纤夫的事情，但萨沙正津津有味地同姐妹们谈话。

明天，爸爸要从省城回来，沃洛佳须向爸爸汇报自己的过错。唉，这叫人多么难为情！沃洛佳懊恼地叹了一口气。

“沃洛久什卡，关上窗户，天气开始凉了，”妈妈这样对他说。妈妈的眼睛又闪出了欣喜的光芒。

新 居

那个忘不了的八月的星期天开始得真不寻常。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在家里的几个小房间里走来走去，用心地目测着它们，还打开叠尺测量着餐柜、钢琴和他的写字台，然后满意地搓起手来，嘴角还掠过一丝微笑。就连妈妈也显得很兴奋。

孩子们迷惑不解地望着父母，猜测家里将发生什么重大事情。

“我们很快就要搬进新居。在那里，你们一定会感到很宽敞！”全家围坐在桌旁的时候，爸爸说道。

孩子们勉强等到吃完早饭。

爸爸把米佳驮在肩上，妈妈抱着玛尼亚莎。大家走下了楼，沿着波克罗夫街朝新居走去。

一个园子的小门开了。但这难道是个果园么？沿着围墙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棵苹果树，马林丛里纠缠着接骨木和长得很高的牛蒡草。

摇摇欲坠的板棚和厢房把果园同住人的院落隔开。厢房旁边横躺着一段粗大的橡木。

萨沙和沃洛佳很喜欢那些枝条婆婆的榆树。在厨房和马厩旁边，以及果园中间，长着很多这种树。

眨眼工夫，沃洛佳已经骑在那粗大的树枝上。

“这是给我们备好的绿鬃马儿。哦——哦！”

他们走进屋里，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喊叫，光秃秃的墙激起了愉快的回声。

房子是宽敞的，有两个安着玻璃窗的凉台，还有顶楼。不过，这已经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了。

大家决定先给爸爸选定一间书房。妈妈察看了所有的房间，最后决定将那个有五扇窗户（三扇窗户朝阳台，两扇窗户朝大街）的房间作爸爸的书房。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可以在这儿会见他的助手们，接待教师和家长。

但是，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反对说：

“我更喜欢中间那个房子，这里让妈妈住吧。”

“这样的话，就把这里作为客厅，”妈妈坚决地说道，“钢琴放在这儿，孩子们可以学音乐，晚上还可以跳舞、唱歌。”

“我们也有了一个热闹的房间！”沃洛佳和奥莉娅高兴地说。

最大的房间作餐室。

“孩子们可以在这儿学习功课，下象棋，读书。”

“这是安静的、非常安静的房间，”奥莉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何况在我吃饭时又聋又哑，”沃洛佳补充说。

顶楼是四个装着天花板的又低又小的房间，其中有一间毋宁说是楼梯口。通往顶楼的木制楼梯非常陡。

“顶楼让孩子住，”父母决定说，“阿尼亚在中学毕业后要当教师，需要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给萨沙，他可以安放他的东西，植物标本、烧瓶、试管什么的。再一个房间作

小孩子们的卧室。”

“我也同小孩们一起住？”沃洛佳用担心的声音问道。

妈妈若有所思地望着儿子。沃洛佳已经九岁，明年秋天就该进中学了。

“应当把你算作年岁大的，还是年岁小的？”她问沃洛佳。

“我看，沃洛佳该算作年岁大的，”萨沙肯定地说，“他需要一间‘书房’，我建议把他安排到楼梯口那间。”

沃洛佳感激地瞧了瞧哥哥。

“完全对，”妈妈高兴地说，“那里可以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书架。”

沃洛佳热烈地拥抱妈妈。

“怎么安排成这个样子？”阿尼娅突然不安地说，“楼上的房间给我们，下面的客厅是热闹的娱乐场所，餐室是安静的地方，这样，爸爸和妈妈住哪里？”

妈妈笑了起来：

“我已经想好。在前室放一个屏风，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房间吗？从窗户可以清楚地眺望果园，你们也永远在我的眼前。爸爸就住在他的书房里。”

阿尼娅同萨沙很清楚，父母总是首先关心孩子，不考虑自己是否舒适。

大家开始忙碌地安排新居，房间里充满了愉快的气氛。这是乌里杨诺夫一家在辛比尔斯克第五次迁居，但这次算是搬进了满意的住所。

除了学习，孩子们利用所有时间在果园和院子里干活。他们把老苹果树刨出，在原处种上小树苗；又拔出牛蒡和荨麻，把小路打扫干净。还请来细木工，萨沙和沃洛佳帮助他